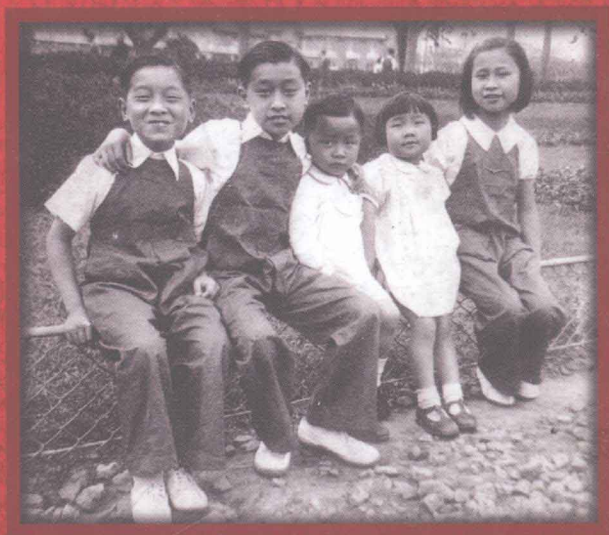


天凉好个秋

李文俊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天凉好个秋

李文俊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凉好个秋 / 李文俊著.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1

ISBN 978 - 7 - 80678 - 632 - 1

I. 天...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9947 号

天凉好个秋

李文俊 / 著

责任编辑 / 欧阳亮

特约编辑 / 陆 灏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 多 装帧设计 / 周夏萍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常熟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5.75 字数 80,000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ISBN 978 - 7 - 80678 - 632 - 1 / I · 81

定价: 18.00 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回忆是我们不会被逐出的惟一天堂乐园。

——【德国】让·保尔

前言

近年来回忆录之类的书坊间出现了不少。一类是关于大人物的，一类是关于地方的旧时风貌的。在国外，政治家、下野将军退休之后一般都会写本回忆录，也就是古人所说的，致仕后要“娶他一房小，刻他一部稿”的那个意思了。国内有点儿名气的演员、主持人也会这样做。我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写回忆录是否有点多此一举呢？好在别的方面我不敢说，自信在这本小书里自我吹嘘的成分不会多，大概不至于有沽名钓誉之嫌。而且我最初写时仅仅是病后的一种自我排遣，本无意将其刊行面世。名人的身份特殊，吸引人之处固然多。不过我觉得普通人的生活记录，有如豆腐账、粮票、布票、侨汇券之类的文物，有时候倒更能真实反映一

个时代的生活侧面，它自有名人回忆录无法替代之处。记得英国诗人 William Blake 曾在他的一首诗里写道：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按照布莱克的说法，从一粒沙是可以窥见整个世界的面貌的，说不定，你所代表的那粒沙子、那朵野花，还正好能代表“无限”与“永恒”呢。依我看，像我这本回忆录这样的书有无存在的必要，首先要看它有没有显示出某个历史年代里某个阶层的人物的真实思想面貌，哪怕只是显示了一些，即使是不算深刻，那它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就像一朵色香俱平淡无奇的野花也有权利在旷野上开放半天一样。况且，在我心目中，这仅仅是一份自己的家庭档案，是一个“识尽愁滋味”的老人回过头来重温自己“不识愁滋味”时日的记录。倘若在寒冬的某个雨夜，或是在黄沙蔽日的一个下午，我的（当然不排除别人的）孩子或是孩子的孩子，偶

尔想起家中有这么一份“稿本”，决心要找出来翻读某个片段，从而知道了发生在某时某地与他的先辈有关的某一件事，体会到此人曾经有过的快乐或辛酸，并且通过这次阅读对人事能有深一步的理解，那么，这个稿本就算是起到了它的作用，而一个老人若干时日的辛劳也不算是白忙一场了。

由于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时序上不免有些混乱。但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处理办法。记忆不准确的地方也一定不会少。好在这不是什么学术著作，就请有兴趣者姑且这么读吧。文前所引德国作家的话，是内子佩芬读了初稿后特地译出托我转献给读者的。

癸未春月识于华威西里

丙戌秋日修订

目次

前言	I
自报家门	I
米雨阿婆	5
苏州外婆家	10
鸿德堂乞讨	18
“八岁离开广东”	25
差点被拐走	32
一撇短发	35
不是林肯	37
当“拉纱童子”	40
壮士断腕	45
乖孩八弟	48

“牙牙”与六弟	54
足球生涯的终结	62
风筝断线	66
奇怪的唐璜	68
俗人的不俗之举	72
隔壁老四	76
我的音乐教育	79
听着音乐进入梦乡	85
哥哥对我的音乐熏染	89
弄堂人家	93
短巷轶事	101
我的活动范围	105
再记弄堂	107
弄堂里的外国人	109

“Very good 皮鞋带”	III
《万象》与《传奇》	II3
初识伍孟昌先生	II5
海格路与St.John's大学	II8
吕班路上的“生活书店”	II1
挟宝而归	II5
初学英语	II7
“大曲死”	I3I
几位语文老师	I37
我演话剧	I4I
早逝的同学	I45
CH 与 SX	I49
ZJ 和其他同学	I56
校长李楚材	I59

自报家门

不才李文俊，有名无字，于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八日出生于上海。（我母亲在写给我的一封信里说：“你出生于一九三〇年【庚午】属马旧历十月十九夜十一时三刻。”）父亲名为李廷芳，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月与日为旧历，下同）生，一九九四年去世。母亲梁冠英，一九〇七年二月十五日生，一九八七年去世。我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三。大哥比我大三岁。二姐大我一岁，很可惜已于十四年前歿于美国。妹妹小我五岁。六弟小我七岁。八弟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八日生。小时听母亲说还有一个四弟，最最聪明乖巧，可惜很小就夭折了。另外还有一个七弟，也未能在世界上存在多久。

父亲原籍广东香山（现为中山）石歧茅湾村，不过我少



青年时代的父亲

年时曾见到家中保留的一本家谱，上面说我的始祖（名字似为李东源）是从安徽迁到广东去的，因为辈数不是很多，我想应是“长毛之乱”时的事情吧。父亲幼时即随父母从香山老家到苏州居住。祖父曾在苏州火车站西餐厅工作。我小时候还见过他的工作服，并且试穿过，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它有点像童子军制服。当时我因为家中拿不出钱给我做一套制服，未能参加学校组织的远足活动，不大高兴。父亲和祖父母在苏州时住在一条靠小河的街巷上，房东叫“老杨（羊？）妈妈”。在苏州话里后二字是读作“miemie”的，想来就是形容羊叫的“咩咩”声的那两个字了。我小时（大约三岁吧）曾随父母兄姐去看过“旧居”，对那位殷勤热情、语音悦耳、见了小孩喜欢不已的老太太还依稀有点印象。我祖父嗜酒，似乎常常被酒友们架回家中。这样便自然逝世较早。我父亲一生不抽烟不沾酒，想来是与他年幼时的所见所闻与所受到的刺激不无关系的吧。我父亲由我祖母（我们用粤语叫她“阿婆”）一手拉扯大。祖母自然吃了不少苦。父亲在贫穷状态下读完了苏州的粹英中学。后来通过一个在怡和洋行工作的长辈亲戚李殿邦的关系，来到上海，进入那里的茶叶部，从学徒一直做到部门经理。当然，他上面还有真正掌权的英

国“茶师”。据我了解，他那个部门所做的业务，就是从祁门一带把红茶收来，装入木箱，销到英国去。我父亲一到茶叶店或是百货公司的茶叶部，总喜欢将缸子、箱子里的红茶捞起一把，凑到鼻子前狠狠地吸气嗅闻，沾得满鼻子都是茶叶。店员见他西装笔挺，倒也不敢拦阻。怡和洋行茶叶部所做的应该都是正正经经的合法外贸生意，与其前身“东印度公司”的贩卖鸦片并不是一回事。

我记得在他工作满四十年时，茶叶部“老番”茶师Mr. Norton（还是Naughton？）还送给了他一支黑色的派克钢笔（是钢笔头包在里面露出一个小金色尖头的那种，当时很流行，型号好像叫“派克51”）。爸爸把笔转送给我用，却让我在上复旦大学时不小心弄丢了。

米雨阿婆

父亲是阿婆含辛茹苦带大的，因此对“老母”（也是粤语中的称呼）非常孝顺。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次下课后带了几个同学到我家中玩，阿婆嫌我们吵闹，把小朋友轰了出去。我觉得既无趣又很失面子，于是便从米缸里抓了一把米，朝奶奶脸上扔去。奶奶在爸爸放工回家后向他告了状，爸爸是左近一带有名的孝子，他操起木棍把我打了一顿。我现在想想，好像有点雷声大雨点小，主要是打给阿婆看让她出气的。这是父亲打我为数不多几次中的一次。

阿婆脾气有些怪。她只喜欢长孙我的大哥，对别的孙儿孙女都爱搭不理的。好像也并不喜欢我的母亲，她用广东话称母亲为“家嫂”。她只会讲广东话，与周围江浙籍邻居都

不来往，加上面相有些凶，因此我们都不喜欢她。妈妈暗地里对老太太吃饭时总是把肉骨头、鱼刺径直往地下吐表示不满，认为这是“乡下人”的不文明习惯。另外，母亲也认为祖母嗜吃腥气扑鼻的咸鱼虾酱，这种海边渔民的口味并不高雅。不过，我从未见过母亲与祖母顶嘴。相反，她有些惧怕祖母，祖母过世后她有时会向我们形容祖母如何一发脾气就要用手杖戳击地板，使我母亲神经十分紧张。当时，在一个家庭里，婆婆对儿媳的优势地位还是确定不移的。而且总的说来，陈规旧习在广东人家庭中要比江南人家庭中保存得更多一些与更久一些。

祖母每天下午都要拄着拐杖出去散步，买一两样零食用手绢包着带回来。她见到大哥便会从小包包里取出一只熟透（因而价格特廉）的香蕉，塞给大哥，嘴里一边亲热地喊道：“大弟，大弟！”妈妈也可能会嫌她给的食物不够洁净吧，我想。

当时广东人中还流行蓄奴的陋习。我记得祖母先后“买”过两个丫头，丫头在广东话里叫“妹仔”。一个叫瑞香，年纪大后由祖母做主将她嫁给了家在江湾的一个农民。瑞香一年几次会带上些土产来走“娘家”。我见到的她是皮肤晒



晚年阿婆